

# 南渡记

《野葫芦引》第一卷

宗璞

.5



## 内 容 说 明

一个诗礼簪缨的大家族，一群花团锦簇中长大的孩子，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，在北平沦陷之时，在闪闪的刺刀下，不得不告别旧日的梦境，艰难地做出自己的抉择：或舍弃画堂楼阁，流亡大后方；或就死辞生，向侵略者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；或痛别新婚娇妻，投奔抗日根据地，或苟且偷生，将灵魂出卖给魔鬼……

本书是著名女作家宗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作者以其丰富的感受，细腻的笔调，反映了这样一个鲜血与泥土凝滞的时代，描写了这样一系列凄楚动人的故事，读起来回肠荡气，催人泪下。

责任编辑：王小平

### 南 渡 记

Nan Du J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1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9\frac{5}{8}$  插页 2

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280

ISBN 7-02-000645-0/I·646

定价 2.45 元

## 序 曲

〔风雷引〕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芦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〔泪洒方壶〕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笋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〔春城会〕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蹋蹋苦菜蔓青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蜡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〔招魂云匾〕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，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；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，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！强敌压境失边城！五彩笔换了回日戈，壮也书生！把招魂两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，怎破得瘴疠雾浓。催心肝舍了青春，明厨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？



659930

〔归梦残〕八年寒暑，夜夜归梦难成。蓦地里一声归去，心惊！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人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，一件件等，一搭搭迎。

〔望太平〕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，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  
是幻？是辱 是荣？是热 是冷？是吉 是凶？难收纵，  
且自品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，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# 第一章

## 一

这一年夏天，北平城里格外闷热。尚未入伏，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。从清晨，人就觉得汗腻。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，露水很快不见踪影，花草都蔫蔫的。到中午，骄阳更象个大火盆，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，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，满是绿树的景山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。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积着阳光，也积着一层水气，准知道水也不会清凉。空气经过暑热的熬煎，吸进去热辣辣的。在热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，使人惴惴不安。

说不出这种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它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。自从东北沦陷之后，华北形势之危，全国形势之危，一天比一天明显。“塘沽停战协定”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边界。《何梅协定》又撤驻河北的中国军队，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。日本与汉奸们鼓噪的华北自治运动更是要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。几年下来，北平人对好些事都“惯”了。报纸上“百灵庙一带日有怪机侦察”的消息人们不以为奇，对街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兵也能光着眼看上几分钟。三教九流，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，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。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。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笼子。

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。太阳每天从东四牌楼东转到西四牌楼西，几座牌楼在骄阳中暴晒过多少年，并未发生火灾。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，鲜藕、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。就在这平淡中，掺杂着惴惴不安。象是一家人迫于强邻决定，让人家住进自己院子里，虽然渐渐习惯，却总觉得还是把他们请出去安心。

人们过日子之余，还是谈论天气居多。“今年这天可真邪乎！”其实去年可能也一样热，只是人们不记得罢了。

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，黎民百姓谁也难以预料。

这天下午两点多钟，西直门过高亮桥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着薄底鞋都发烫。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点，直来直去，尽管距离不近，拐弯不多。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，便是田野了。青纱帐初起，远望绿色一片。西山在炽烈的阳光下太分明了，几乎又消失在阳光中。路旁高高的树木也热得垂着头，路上车辆很少。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，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。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，向北驶去。

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。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卣辰。

孟樾深色面皮，戴着黑框架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着一件藏青色纺绸大褂。庄卣辰面色白净，着一件浅灰色绸大褂。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。孟先生闷闷不乐。庄先生却兴致勃勃。

“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。”庄卣辰说。他每次参加这种聚会都觉得很新鲜。其实庐山谈话会的消息，报上已登了许多天。谈话会分三期进行。邀请许多名流学者参加。中心议题是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。

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，心不在焉地说：

“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!”“邀请你参加第三期，你要去的了?” 卣辰头小，眼睛长而清澈。脸上总有一种天真的神情。

孟樾转过脸，对卣辰笑了一下：“去是要去，只是我怀疑有什么作用。杨、秦两校长已经到了南京。现在大概已经在庐山上了。”

“谈谈总有好处。”卣辰好心地说。

“我们国家积贫积弱，需要彻底地改变。”孟樾说，“你听见那民谣吗？”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，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。澹台勉是华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，留学德国，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最近到下花园煤矿视察回来，说那里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往南往南再往南，从来不见北人还，腥风血雨艳阳天。”当时大家说象是一首浣溪沙的上半阙。孟樾便说，民谣素来反映人心，也有一定预言作用。他反复念了两次“腥风血雨艳阳天”，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。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，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。

“民谣其实都是人故意编出来的。”卣辰说，“譬如李渊要做皇帝，就编一个十八子怎样怎样，忠义堂前地下的石碣当然是事先着人埋好的。”

“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”孟樾一半是问自己。“——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。——其实逃不过的。”

“打仗吗？”庄先生坐直了身子。

孟先生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。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，却较谨慎，你看出来了没？”

卣辰睁大眼睛，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。

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。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，很快看到

明仑大学的大门。

车子驶过校门，穿着制服的校警向他们肃立致敬。孟樾摆一摆手。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。茂密的树木把骄阳隔在空中，把尘嚣隔在园外。满园绿意沉沉，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。

“先送庄先生。”孟樾吩咐车夫老宋。

车子绕过一条小河，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。庄寅辰下车前郑重地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也有人不谨慎，你看出来没有？”

还没有等回答，他就说，“那就是你。”

两人各自抬抬手臂，算是分手的礼节。

车子复又绕过小河，往校园深处驶去。

“我说了些什么？”弗之想。他素来是个谨慎的人，常常把做过的事回想一遍。他自己曾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太费时间。一省还是做得到的。”他很快想起来，午饭间他曾说：“国家到得这个地步，远因是满清政府的腐败，近因就得考察一下。中华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。为什么许多事办不成？主要是不团结。”接着说到以北平为国际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处。这种设想几年前便有，要把北平变为不设防城市，要将华北作为特殊地区。弗之说，华北特殊化实在是日本操纵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延续。“自治来自治去，都自治到别人名下去了。”下面的话大概有不谨慎的嫌疑。他说的是“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。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，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，也能更使人团结？”当时中文系讲师钱明经咳了一声，似乎不以为然。生物系教授萧澂马上岔开了话，一般地说了几点目前形势。

“子蔚谨慎有过于我啊。”弗之暗想。他知道萧澂岔开话是免得多谈主义。可是大家虽都谨慎，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，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，而且不该躲避。



“我辈书生，为先觉者。”弗之想着，望着秀丽的校园。车子经过一处新修整的假山，在玲珑剔透的孔穴间留有一窄块平石，说好等他题字的。

车子经过槐荫夹道的路，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，停在孟宅门前。他下了车，对老宋说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到欧美同学会。”老宋恭敬地应了一声，看着孟樾进了门，才把车开走。

屋内很静。悬着浅黄色纱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。通过道的门楣悬着一个精致小匾，用古拙的大篆书写“方壶”二字，据考证，这是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。不远处的校长住宅，名为圆甑。孟樾每次回家，一跨进大门，便有一种安全感。他知道，总有一张娴静温柔的笑脸和天真的、稚气的叫“爸爸”的声音在等着他。他们该都睡过午觉了？他走进过道，过道拐弯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，正对花园。凸窗下有一个嵌在墙上的长木椅，是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地方。这时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。

“小娃！你怎么没睡觉？”孟樾诧异地问。

小娃没有象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爸爸，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東西，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，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。停了一下，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爸爸的手，一面仰着脸儿，问：“爸爸，耶稣是哪一年生的？”

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，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，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。这次倒还好。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：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。就是说，今天是1937年，七月七日。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生那年开始算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？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媚生出来开始算？”

“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。”孟樾说，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。“他爱人，愿意为别人牺牲。——小娃刚刚玩的什么？”

他们走到凸窗前，小娃从椅上拿起一个木制十字架递给孟樾。这十字架上耶稣受难像，雕镂精细。无怪乎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“这是楣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。”

姐姐孟离已小字峨，今年从一个教会中学毕业，正准备考大学。

“耶稣爱人，愿意牺牲，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小娃仍仰着小脸问。

“那些人当然是坏人。”孟樾忽然有些烦躁，把木像还给小娃。小娃体谅爸爸可能累了，便握住木像不说话，跟着孟樾走进内室。

室中彩色缤纷，床上地下都拖着亮光纸环的链子，象到处流淌着鲜艳颜色的小溪。孟夫人吕碧初和十岁的小女儿楣正高兴地裁纸涂浆糊。“小心！别踩了！”她们笑着警告。小娃拉起一条金黄的纸链，又拉一条鲜红的，“我也来，我会涂浆糊！”“得了，得了，就快完了。”吕碧初说。

“这是为明天卫葑的婚礼吧？”孟樾脱下长衫，楣抢着接了放在椅子上，碧初也笑盈盈地站起，从椅上拿起长衫挂好，转身从浴室里取出凉手巾，让弗之擦汗。一面说：“婚礼我们不用操心。新房布置得虽不错，可太素净了，拉几条颜色链子就热闹多了。已经够了。”说着把小娃手中的木像拿过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是峨的。你怎么拿出来？一会儿姐姐要生气。”

“是我拿的。”楣忙说，“我们放回去。”姐姐是家中最爱生气

的人。谁也不愿意惹她。

“先收拾这里。”碧初说。小娃也帮忙，一面说着笑着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笑的什么，满室温馨的气氛，让人心里熨贴。弗之坐在藤椅上看着，忽然自语道：“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碧初把那彩色河流束拢了，放进杂品柜里。转脸问，马上又说：“时局怎样了？外面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那蚕食政策是明摆着的。狼子野心，无法餍足。一味忍让，终有国破家亡的时候。”他说，见大小三张极相似的脸儿都望着他，自己笑了。“也不致于马上就打到北平来。”说着起身往书房去了。

书房在孟家是禁地，孩子们是不准进的。一排排书柜占据了大半间房。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，堆满了书稿。这桌面是禁地中的禁地，连碧初也不动的。弗之自己说是“乱得成章法”，别人一动就真乱了。在弗之坐的转椅后面墙上，挂着大字对联，每个字有一尺见方，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，这几个字是“无人我相，见天地心”。桌上在乱堆着的书稿中有一个六面绿色玻璃铜框台灯。灯身上镌满了篆字，细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经。

转椅内侧有一个小长桌，摆着五六方砚台，有的有漆匣或红木匣，有一个“墨海”，是在一块长方形石上雕出四座小桥，簇拥着当中的圆形砚池，这里聚墨最多。还有一块朴素的汉砖砚，看去直如一块大砖，磨来很温润滑腻，这些都是弗之心爱之物。他这时不看一眼，只在转椅上转过身面对大字对联，默默坐了半晌，忽又转回来，把桌上的文稿堆开，也不管它们压着扭着，自己低头写他的著作：《中国史探》。

媚和小娃在碧初房间里玩了一会。赵妈来说大师傅问太太，

从秦家花园里挖来的十几株荷包牡丹是不是种在花坛边上。这位大师傅名叫柴发利，除做饭以外兼做园丁，于饭食和花木倒都有些审美趣味。碧初说自己去看看。“老阳儿还高着呢，地下火烤的一样，您等晚饭过了再去不行？”赵妈笑着说。

“就种在花坛边上罢。”碧初想了想说，“你交代过了，还来帮我收拾衣服。帽的准备好了，小娃的短裤扣子得重钉。”

“大小姐不去？”赵妈随手整理着什物。

“忙着呢，”碧初说，“毕业考试完了，还一样忙。”她皱眉。转脸看着帽和弟弟在热心地读格林童话，两个小头凑在一起，黑发真象缎子一样，不觉嘴角漾起一线笑意。“外老太爷起来没有？”

“刚起来，坐着写字呢。”赵妈赔笑道，“我跟大师傅说一声就来。”说着退出房外。

“我们看老爷去。”小娃抬头说。吕老太爷平常在城里住，和二女儿绛初“做邻居”，也时常到孟家住上十天半月。这里的一双粉妆玉琢的小儿女吸引着他，尤其是小娃。

“我等会儿去。”帽仍埋头看书。她看的是《铜鼓》，正为书中少年的命运把心悬着，简直想跳进书去帮助他。

“老爷说我们可以到他房间去，每天下午都可以去。”小娃跑过来倚着碧初。碧初抚着他的头：“冰箱里有剥好的荔枝，你自己去拿。老爷累了，就快出来。”

“帽，你要吗？”小娃问。帽仍不抬头，小娃跑过去捂住她的书，帽不耐烦地推开他，说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小娃笑着走了。

碧初在镜台上拿起一副铜镇尺看着，两个镇尺上分别写着“明月松间照”，“清泉石上流”，另一面是松鹤花纹，很是古雅。她把它们装进一个有衬垫的花硬纸盒。这是用吕老太爷名义送给卫葑新夫妇的礼物。卫葑是弗之嫡堂姐的儿子，也是近亲。他

平素对吕清非老人很敬重，再三请老人出席他的婚礼。老人自七十岁后对任何邀请都是礼到人不到。其实人看去很是矍铄，不觉衰老，他却说：“老态可恼，不必让别人看着难受。”

过道里电话铃响，楣一手捧着书跑去接。“二姨妈！是楣呀，我看格林童话呢，娘就来。”碧初过来接过话筒：“二姐吗？明天爹回城住几天，我们送去。子勤兄来接？这边有事么？好的。放了暑假孩子们一直闹着要进城。明天可不行。卫葑婚礼完了我得回来招呼一下。新房在倚云厅，那里是单身宿舍，都收拾好了。过几天一定去。玮玮要和楣说话？好。”楣并未走开，靠在小桌边看书，一手接过话筒，眼睛还在书上。“玮玮哥，你干什么呢？”

那边的玮玮说：“我画了一张全国地图，很象秋海棠叶子，可是我不想涂绿颜色。”

“我画过的，涂红颜色。象红叶。”楣说。

“我也不涂红的，不相衬。有好些虫子爬在上头。”玮玮说得象真事一样。

楣吃惊地放下了书，“那是外国兵。我知道。——玮玮哥，你看过《铜鼓》吗？一敲就出来一大批军队。”

玮玮在那边笑。“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！——我把那些虫的据点画出来，等你来。”他象是自问自答，“干脆画个分省图吧？涂多种颜色。”

“你明天去吗？葑哥结婚。”

“妈和爸不去，他们有事。妈说我和孩子可以去。”玮玮总是叫他姐姐的名字，好象小娃对楣那样。

“楣，明天你拉纱，不能随便跑。”碧初在房里说。“玮玮愿意的话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住几天。”

玮玮知道明天颀和庄家的无采一起拉纱，因问：“庄无因进城吗？”“不知道。这两天没看见他。”无因、无采是庄亩辰的一双儿女。无因和玮玮上同一个中学。他们也是颀和小娃的好朋友。

他们又交谈几句，商量好明天晚上玮玮到孟家来，那边二姨妈也同意了。

“喂，喂！再说一句。萤火虫飞起来了没？”玮玮忽然大叫。每到夏夜，孟宅旁边小溪上都飞着许多萤火虫，孩子们可以让想象随着一起飞舞。

“玮玮哥，你真好，也想着萤火虫。”颀说。

“问一问孩子姐来不来。”碧初又叮嘱。

玮玮说孩子不在家。“我明天来看萤火虫。”他郑重地说，挂了电话。

颀放下电话就走到凸窗处接着看书。那是最近的座位。

小娃这时在老爷屋里，祖孙二人都很开心。先是一人一颗轮流吃荔枝，吃完后照例写大字，也是一人一行轮着写，好象做游戏。写完后便在肥皂上刻图章。再讨论哪个字好，哪个字差。

吕老太爷每天上午诵经看报，二者交叉进行。到哪儿都是同样节目。随身必带一只小宣德香炉，有五斤重，每天点一炉好香，一上午让这炉香陪着。老人生活俭朴，只有每天这炉香要求苛刻，必定要云南产的鸡舌香，别的香一点就头晕，如果不点也头晕。念诵的经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。从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”念到“菩提萨婆诃”，大声念十遍，再小声念别的，念一会儿就看报，如果报还没有来就要问报来了没有，怎么不送进来。下午午睡很长，起床后的时间如果可能，就是说如果外孙可以奉陪的话，就把它都交给外孙。在城里和

玮玮玩，在乡间和小娃玩。老人自己只有三个女儿，晚年能有外孙谈谈，觉得是人生第一乐事。

祖孙二人对今天的肥皂头都很满意。小娃已经刻了一个“崑”字，现在正刻“孟合己”三个字，那是他自己的名字。老人用一块书本大的肥皂，是肥皂头煮化后倾成的。刻的是“还我河山”四字。刻了一次不满意，又刻一次，第三次刻完，印在纸上左看右看，又命小娃看哪儿不好，小娃看不出来，说：“反正比我刻的好。”

“‘还’字里的这个走之不好，这一笔顶难写，‘我’字这一撇不好。你看，‘我’字的右边是个‘戈’字，必须有保卫自己的能力，才算得一个‘我’。”

小娃似懂非懂地望着老爷。

“现在看你的。”纸上印出了孟合己三个红字，小娃高兴得拍手大叫。

“我是孟合己！”

“你是小娃！”老人笑道，“孟字刻得不好。”他很快把两块肥皂都切去一层，“再来一遍，我的朋友。”“我的朋友”是老人的一句口头语，只称呼他所喜爱的人。

两人又专心地摆弄刻刀了。

吕清非老人出身于安徽世家，少年时中过举人，青年时参加同盟会，曾经为营救一位被捕的同志劫过县狱，因此被革去了功名。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国会议员，中年丧妻以后，眼见国是日非，逐渐觉得万事皆空，变卖了家乡田产，到北平挨着两个女儿居住。

“外老太爷，开晚饭了。”赵妈在房门口恭敬地大声说。老人早中饭都在房里吃，只有晚饭和大家一起坐坐谈谈。

小娃从矮凳上一跃而起，祖孙一起到饭厅。孟樾夫妇已在等候。老人居中上坐，弗之与碧初坐在两旁，嵎在碧初肩下，弗之肩下的位子空着。

“大小姐呢？”碧初皱眉问。话音未落，孟峨走进来了。她正当妙年，身材窈窕，着一件月白竹布旗袍，白鞋白袜，完全是1937年北平女学生装束。笑盈盈一张脸，只是下巴过于尖削，好象盛不住那笑容似的。

“你一天上哪儿去了？”碧初和蔼地问。

“同学家。”

“复习功课吧？”弗之也和蔼地问。

“复习一点儿。”峨不情愿地回答。

小娃的座位是一个高椅，前面一块横板放餐具。他多次要求上桌吃饭，照说他这个暑假后上小学，早该上桌了。他今晚在峨和嵎的座位之间磨蹭，想坐下来。“我都会刻图章了。”他摆出自己的优越条件。

“今天没有交代摆你的座位。”碧初温和地说，“明天吧，好不好？”

“那就后天吧，后天开始。”小娃想，明天下午进城，晚饭不在家，头一天上桌少一次有点吃亏。“等玮玮哥来了，我们挨着坐。”小娃说着自己上了高椅子坐好。老人有一只特制的宜兴紫砂小锅，象个大碗，但有盖有柄。碧初揭去盖子，满屋一阵甜香。这是百合、红枣、糯米和青海特产长寿果一起煨煮的粥。老人舀起一匙粥，全家开始用饭。

“明天晚上玮玮哥来了，我们到荷花池去看萤火虫。今天玮玮哥问来着。”嵎一面嚼饭一面说。

“吃饭别说话。”峨瞪她一眼。



媚转着乌黑的眼睛，把全桌人看了一遍，决定对着公公继续说：“荷花池的萤火虫和后门外头小溪上的也差不多——”

“告诉你吃饭别说话！”峨严厉地说。

“那你还说呢。”媚顶嘴。峨立刻放下筷子。

“姐姐说得对。你们都专心吃饭。”碧初温和地说，看着两个女儿。孟家从来是长幼有序的。

峨、媚两人的脸都很秀气，轮廓很象，眼睛都是黑沉沉的。只是姐姐的满含少女的迷惑朦胧，妹妹的还盛着儿童的澄澈无邪。最不同的是两人脸上的神气，这和年龄无关。卫葑曾形容姐姐是酸中微有些辣，妹妹是甜中略带些涩。“那我呢？”小娃曾问。卫葑一时想不出，把他抱起来举得高高的。

“你是五味俱全。”卫葑说。大家哈哈大笑。

“这几天这样热，舅父何必明天回城？”弗之说。这时一只小狮子猫跳到他怀里转了两圈就坐下来，抬头望着大家吃饭。这猫全身雪白，只尾巴梢儿和头顶有一点黑，猫谱中名为鞭打绣球。

老人正夹了一箸他面前的菜吃着，那都是单用小碟装的，几片鲜红的火腿，一撮雪白的豆芽，还有一小碗炒成糊状的西红柿鸡蛋。菜很简单，但整治精细。

“爹说进城住几天再过来。”碧初代答。

“时局怎么样？”过一会儿老人停了勺和筷子，郑重地问，他每天都要这样问的。

“今天有一个聚餐会，有人说日本向丰台运兵呢。”弗之说。

“丰台离北平不过五十里，日本人硬要驻兵，已经三年了。”老人向峨与媚说，“他们想把北平变成沈阳第二。我从十八岁奔走革命，满清政府倒了，国事还是一团糟。劳碌一生，没有成